

“天上”的沪语要“落地”

□ 何振华（上海，作家）



漫画/崔泓

上海航空从8月26日起正式试点恢复沪语广播，首批四个航班的飞机在降落上海时，“侬好，到屋里了！”沪剧表演艺术家茅善玉的一声吴侬软语……沪语广播从万米高空的天上，再一次落地了。

新闻里说，上航方面表示，这次重启沪语广播，不仅是对早期服务的延续，更是在新时代语境下对海派文化传播的再度承诺。此情可感，此意可嘉。但新闻里最后提了一条要求，“希望越来越多的上海小囡，可以多开口说上海话，用沪语讲好上海故事”。这个要求高不高呢？

去年3月，我与滑稽表演艺术家钱程在长宁区图书馆作了一次“标准上海闲话”的专题对话。当时，钱程

就提起一段往事。当年他担任政协委员时曾屡次建议，本市公共交通要使用沪语报站，在其他公共场合也要大力传播沪语文化。钱程感慨道，时至今日，这件工作仍需继续努力。

上海大学的丁迪蒙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，长期积极倡导传承传播沪语文化，她主编的《上海方言词语使用手册》，发行及用以举办沪语讲座时，人气之旺，反响之好，我并没觉着意外。这几年来，容易掌握、简明精要的“丁氏音标”，已经在全市各个幼儿园的师资培训课上落了地、开了花。无独有偶，上海大学另一位年届八旬的沪语研究权威钱乃荣教授，编著的《上海话大词典》已出第二版，广受读者青睐。今年的上海书展上，

我买了一本钱教授主编的《法华上海方言松江方言词典》。这本厚厚的近90万言的词典，是一个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早在1894年写就的。读一个外国人编写出的如此一本完整精致的方言词典，对照钱教授的《上海话大词典》，确实能够多角度比较一百多年来上海这座大城市的方言发展变化。

不过说上海话，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。小时候有一天，父亲带我去老城厢一远房亲戚家，出门时邻居亭子间嬢嬢问他这是带我去哪里玩，父亲答曰：“去城里一趟。”其实我家老房子与老城厢仅隔一条马路。现在回忆，父亲当年随口而出的那个“城”字，在一定程度及意义上也给出了“上海闲话”的“标准”何在。语言本身是有温度、有识别度的。上海的每个区域的沪语发音虽然有些微不同，但这恰恰反映的就是一时一地的历史文化。

说不清什么时候开始，生活在魔都的人们忽然发现，许多孩子已经讲不准、说不好那口软糯悦耳的上海话了。如今，有关部门明确要“保护好吴侬软语的本土方言”。这一点就为沪语传承、普及和推广提供了依据。如今，上航“天上”的沪语，我感觉到要“落地”更要生根，哪一天，电台有“沪语广播”这样的新闻不再成为新闻；哪一天，出租车司机都能听得懂上海话，就好了。